



卷四十四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
五十六卷 正
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
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河圖象數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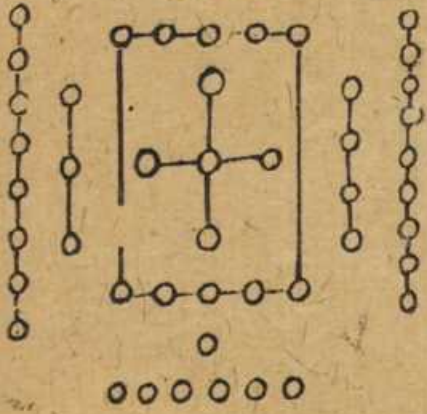
群書考索卷之一

經籍題

河圖洛書圖者圖
寫其像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三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後卿編輯

建陽縣區王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兵制門

宋朝兵

太祖善於制兵

宋朝兵制凡禁兵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隸於軍頭皇城內守外備征成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駐泊以糴賤而留之者曰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什五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蕃夷內附糾而用之謂之藩漢兵此制兵之大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太祖聽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曰京師千萬諸郡十萬外足以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之強也嗚呼其慮遠矣不特此也前日之

亂世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節以軍法畀之享祿祿厚則各知自重法嚴則不敢為非此其慮何遠也至於兵之所屬又有微意存焉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彼此相制不敢有異心者此其為慮豈不深遠哉宋朝大臣平章先軍而後國群臣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曰軍監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蓋亦以是加之察乎

宋朝藝祖用將

嘗謂魯論如取董遵誨於仇離姚內斌於浮屠是待之以誠而結其心王彥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邊境以安雖彥升之好勇繼業之自伐皆所不問是畧其小而求其大爾何繼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業四十餘年邊境賴之是久其任而責其成凡此固藝祖之術未足以見其術之微者藝祖於郭進李漢超也治第用銅瓦則隆之以恩賜屬郡錢十萬及地利使自養則富之以財待之如此宜皆極其爵位也然所居不過巡檢使而其名則小名既不足有為矣然皆使之得便

宜從事而其勢則崇蓋不隆以恩不富以財不能以結其心不小其名則不能厲其進不崇其勢則不能重其威

宋朝三衙四衛

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以為重也然定都陳留四無抗敵其勢亦必資於兵而所聚之兵有三衙四廂或合而為三或分而為三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殿前起於周之顯德國家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於侍衛故雖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自七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與殿前號為三衙馬步二軍始居殿前之下矣捧日天武四廂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屬之馬步二司謂之主四軍謂之八抗梯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凡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任之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執而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推橫杖矣見兩制而聯騎通名至其後則又分道矣至于熙寧待遇之禮繼於二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

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宋朝三衙四廂等兵

三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副使都虞候

四廂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衛神衛四廂指揮使蓋殿前有捧日天武馬軍有龍衛步有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廂右廂各有三軍殿前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又有寧朔驍騎虎翼各三軍馬軍有馬軍武騎步軍有虎翼左右各三軍

四兵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則成更二曰廂兵諸州隸為專於服勞間亦更成三曰役兵群有司為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役其業以事專故處而不更四曰民兵今廣南土丁保丁土丁係稅戶上五丁抽二二十一歲注籍六十一歲入若保丁係稅戶上二抽一皆係終身終軍無更番之法今禁兵亦二十一歲招刺六十歲減少分七十放停皆無更番之法所以不如周之更番

禁兵之數與今日之弊

國家開寶初兵實籍總三十七萬而禁兵纔一十九萬至道六十六萬而禁兵纔三十五萬天禧九十一萬而禁兵纔四十三萬明道僧至一百一十六萬而禁兵纔六十六萬以今准昔亦可槩見本政書曰禁軍平時衣食縣官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往往嬉游驕惰而不可用而又二遭黥涅類不得與齊民齒終身執兵無休免之期故雖厚賞招募而應者益寡所在兵額闕而不補十常二三樞密院特特迫切州縣督以嚴科俾招填額則有司苟免充數疲瘁咸在而又害及平民動遭剝執

皆以抑勒為情願上下相蒙苟逃憲網故每當有府檄至則道路為之
輟行商旅為之罷市比屋整整無所控告又遭隳涅者既非本心故雖
就羈制尋即潰散朝以溢額而奏陳夕以逃亡申舉者有矣亡逃既眾
則所在嘯聚惟事攻剽習以為常而國家常慮生事亦每為之屈法招
撫許其首復自新依舊軍分安排雖有竄亡訖無刑罰祖宗軍政廢弛
殆盡其間州縣往往招納亡卒使之詭冒身號為認名字亦謂之捉換
故凡在軍之人朝甲暮乙倏此忽彼靡有定居由是卒伍之間動為自
營之計凡有差出征戍稍涉重難軍皆亡命避寇緩則冒名急則為寇
有罪則頌赦

養兵之制

宋太祖有言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而韓公琦亦曰養兵雖
非古然利處不為不深嗟夫田不并居兵與農異此苟道也而聖如太
祖賢如韓公顧以為利何也我知之矣善養兵者以兵養民不善養兵
者以兵病民思昔祖宗之制兵也歛強悍之民以為兵賦薄良之民以

兵征伐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屯戍之苦兵任之民不知也天下之
民安君暇食優游以生死仰事俯育終其身相保聚雖日賦月歛有不
暇恤曾謂不以為利而反以為病乎雖然是制也通古今行之可也而
二三百年間之所以變易政令則曰養兵之害下之所以游談聚議則
曰養兵之害言利者不一二而言害者已千百此獨何說也曰兵之利
於民者非一端害於民者大槩有二焉兵冗一也兵驕二也

民兵

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京師不足以民兵
足之振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
若土人陳貫言之東兵不及土兵田况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鬪
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方平曰不可韓公琦曰可卒
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刺之夫以祖宗之
至仁大臣之至忠而藉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馴至熙
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而為法

益酷鞭笞之苦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

太宗兵制壞於童貫

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師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夜造朝入朝則奔趨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塗負糧兩石不得雇代以遠其力。太祖常謂雖京師有警皇城之內已有精兵數萬况天下乎。取太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負察本藩鎮石頭也左射拔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并自川陝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宋朝之兵有童貫高球壞之而勤阻之法壞驕隋之習成出伐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將攻城而叛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為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其亂今日之勢幾於此矣

宋朝兵精

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宋朝之初慶州姚內斌淮州李允則自

當一遣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最險其壘而不番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士人以減禁旅也

宋朝精兵

太宗真宗以來循建隆故事親閱歷旅武藝精絕有擲劍凌空續身承接妙捷若神者有挽強至二石五斗二十餘發而綽有餘力者有繫鐵槊十五斤舞於馬上往來如飛者有百人守關而契丹不敢窺其國者有對移一席地剩取一瓶水而亦蒙簡記其姓名以備後日之用者

開禧用兵不是處

有進攻唐州退坐棗陽虜兵方至三家河而夜遁以奔譙樊城者有解圍和州不聽以印制徑帶五千人退居采石夜聞行舟震驚虜至而走太平州者不知此何以張吾軍又有率師儀真為虜揜襲倉皇失措而無統者有進圍壽春退走安豐截斷浮橋首尾不應者失律如此何以整其旅

丙寅用兵賞罰不當

丙寅褒賞冒濫郭公莊之捷小將之用車以勝也主帥乃冒之而遷官四方山之捷總保之守山寨以勝也招使乃冒之而加秩平進關之幸以不敗守關者之力也而賞歸於安陸之別駕南河之奮死不顧忠義軍之力而捷奏於漢陽之守貳拓臯秦興之能保鄉井義勇民共之鏖戰也而京口統制乃被不次之擢臨淮壽春之不顧矢石萬擊手之亡命以徇也而幕府與屬乃膺最上之賞以至鳳凰山之捷以王帥斃而不問熨斗谷之捷而招撫怒而不上襄陽一萬八千之奏而及賞者才四百十人而半為宣慕之鄉親漢陽一千二百人之捷奏及賞纔二十人而半屬朝士之薦送合肥守城之奏不及其十分之一而厚薄之不平已見於汾淮之歌頌熨斗燠奏伏騎之奏不及其百分之一而有無之異報已聞於將貳之交爭以至宣招制帥之結罪勦同反不若檢詳詳房吏人一笑之為得監司州縣之外衙保奏反不若承旨司一言之皆重臨戰未滿之膏血而為都司檢正吏會之金珠被傷未沒之瘡痍

又復割而為兵藉賞功諸房令史之酒炙立功之地不在於戰而在於檢正廳擬筆之濃淡奏功之牘不出於都轄之官而出於左右司薦口之輕重惟是助偽之范仲士叙官而得秩而仗節死義之秦司幹官乃無料祿以沾非合事叛之王喜則鉞以帥閫而亡命先登之李好義乃瘞黜於西江之戊副胡海之首斷於王福之手而費歸於班世與射揚之血濺於張敵萬之身而命出於趙師道是則賞不特歸於不戰之人而且及於從叛之人恩不特及於無功之士而反遺於守節之士陛下所謂不受爵賞以勸智勇果何智勇之謂勸耶同

小人每輕啓其端

熙寧之初不過變新法耳新法已變而兵興於熙河元豐小人不過撼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遼鄭蔡京始謀不過鉗制上下耳及其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而師童貫始謀亦不過望節鉞耳及其得位則納馬植於國以開邊隙主于始謀又不過傾蔡京耳及其勢利相軋則欲復燕冀以要功名蔡京欲固其寵則興嚴武之師王珪患失其位則贊求

樂之役章享之於滄鄴蔡京之於青塘皆是謀也雖王安石亦開熙河之端况小人之不足道乎

宋朝掌兵管軍之職

宋朝用兵以仁故所遣之將亦皆不嗜殺人者如曹彬申嚴禁暴之令則賞王全斌稍肆侵掠則罰是也平蜀之役斌以節度使為都部署則為彬以內客省使為都監見賞則為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其平江南也彬以宣徽南院使為都部署見賞則為宣徽北院使所謂節度使則遣領也平蜀平江南皆在罷所謂都部署則猶漢唐大將督帥有事則命事已則罷也至於節度留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為正任者止與文臣分班而已內客省使引見四方館東西上閤門使副為橫行者皆為祗應官耳自通事舍人而下為閤職自諸司使至刺史為遣都自諸同使副至內殿承制崇班為大使臣自供奉官至禁直借職奉職為小使臣皆以別秩祿而無與於掌兵惟殿前馬軍步軍都副指揮使三軍都虞候天武捧日龍衛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為官軍掌兵之職而又無符印故三衙雖統天下之兵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其見宰執必橫杖肅揖樞密唯總符印而兵則管于三衙四廂其有調發則必需天子之命三衙樞密於是乎盡屏五代餘習矣環衛官自金吾上將軍至于千牛諸衛將軍皆為宗室之職名及為武臣之贈典或為青降之散官故環衛官無復漢唐內變之虞邊有守將李漢超等皆內屬密院諸路有兵官鈐監密院皆外屬帥臣於是乎內郡外郡無黠將驕兵矣然澶淵之役禁衛瑟縮而不行靖康之變主帥倉皇而不至虜馬長驅中原曾無結草之衛天蹕南駐張韓劉岳各擁大兵以抗強虜士氣稍振兵威方張復懲東晉之失盡易而為御前軍馬固無巨劉之僭亦無灞上關中之捷矣推原其故自太祖太宗削平諸國之後宿將淪謝文臣典兵寇公澶淵之行韓范為西北捍禦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厥後王韶擅開邊隙李邦彥但守和議戰守俱無足言者習於用文而不用武故也

又按陳止齋建隆編察龍圖之制舊典

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從容杯酒間盡罷侍衛指揮石守信殿前副點檢高懷德殿前指揮王審琦侍衛都虞候張令鐸等軍職而授以節度之虛名其在外郡以節度而掌兵者猶近三十州

徐州武行德在鄆州郭崇昭在真定李重進在揚州李筠在秦州郭從義在滎陽在鳳翔錫承信在壽春張永德在穎昌劉重進在邠州趙贊在廬州宋延渥在鄧州孫行交在定州藥元福在興仁白重贊在涇州張鐸在河中王仁鎬在襄陽趙鼎在孟州李萬金在延安李廷璋在晉州袁彥在陝州李筠在龍德府陳思退在滄州馮

錢管軍者不與焉自唐末五季各擁重兵不他臣京師乾德中有因遷徙而代者趙贊徙延安以馮贛知廬州有因致化而代者張光翰以清節度管有因卒而代者王景卒以劉鳳翔有以他職遣領者軍即以劉熙古知具州於是天下

節度皆為守臣矣雖然守將之控于西北者如李漢超郭進輩凡十四人類多又任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轄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武朝廷無

西北之虞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翰守江州韓令坤鎮常山實惟忠守董普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

倅兼治一州民兵轉運使兼總一路財賦其稅賦推酷商稅茶鹽坑冶

山澤之利各以分數隸給州郡及係省房廊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者盡歸本州有軍資庫貯經費有公使庫備知通泛用聽遂州置

軍營招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小郡不下三五指揮海是時雖罷方鎮而守倅猶得分兵財之權備非常也自熙寧初

王安石建言與其財利資守臣孰若收之公上於是盡括四方地利罷州府禁軍招填會遂路關額食衣俸上供京師自為朝廷封當免役

揚河渡設官之產召人買渡關以助常平設青苗市易盡歸常平司其坊廊地課盡歸轉運司川郡只有公使庫限二百千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才有此息房園祠廟其免役等錢則歸之常平司房廊地課盡歸轉運司於是乎守臣無利權矣安石又籍州郡兵通一路團結五千

人為一將置副專領西北今七十九將東南止十三將於是乎守臣無兵權矣內外守臣既無兵權又無利權此靖康之變所以無勤王者也間或有之亦市井小人易合而易散者也是為得歸咎於國初懲艾藩鎮之過歟嗟乎國朝一路財賦猶總為轉運使至熙豐則分為提舉常

平茶鹽市舶坑冶渡江以來又有四總所則州郡之財益可知矣熙寧
立制猶有一路團結之兵今之缺而不補者十且三四州郡之兵又可
知矣獨不監靖康覆轍乎今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乃兩軍團併為類者
兩浙維節福建廣節乃數閱之兵謀之將下
者元豐今悉以維節之類併同禁軍兵雖遍天下而虛籍率十三四其
間老弱又半之或有弄兵廣說者已不足以禦之况望其當大敵乎

宋朝養兵之制

井田既廢自漢迄唐皆收屯田之利宋朝官有屯田郎不聞屯田之效
守俸以營田係銜不著營田之績何耶五季易置皆以兵也養兵如養
驕子袍而哺之猶慮弗食如之何使之田而食耶律以階級亦已善矣
始以民田終以兵田使之知有倉廩之積室家之奉踐其利而忘其勞
顧何有不足之意太祖規模遠大慮不及此又何邪按建隆編太祖以
諸郡本城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
京師所以勞苦其身違離其妻子使之習南北風土之異未必不為屯
田地也特神機深祕未即發露耳自慶曆嘉祐列郡各置禁軍於最嚴
置備軍由是在京禁旅無就糧者
而備軍非為禁軍不獲成役矣又嘗觀之太祖語左右曰吾將西

洛雍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不然
不出百年民大困矣蓋國初自石晉失關南十縣而太原與北虜合從
大衆京師外無藩籬之限所籍重兵以為衛厚賦以養兵耳月積歲累
既無屯田以養兵又不遷都以省兵民安得而不困哉是故太祖懲創
五季征權茶鹽酒酤之禁止能寬之而不能盡去之者凡以養兵故也
未幾以朝臣監諸州稅以刺史為解州權鹽制置使以歲之餘用別貯
為封樁庫收典賣田宅印稅錢增河東幽州警禁置揚州建康茶引權
嶺南鹽拘蜀州錢為係省無得妄費此校諸州征權等錢不得欺隱朝
臣監稅止不得隱
隱事並係大租待
後五丈渠自都成
通東方之漕亦為
萬一實九十仁宗寶元以後募兵益廣迄于至和兵蓋一百二十六萬矣
以上並見神宗即位張方平上疏曰京師砥平衝會之地國依兵而立
兵侍食而聚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夔曆禁軍之數比景德以前增
四十餘萬人又太祖置壯城謂之宿軍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歲增衣糧

天下安得不困考方平之言遂符太祖之先見使平生於崇觀間則目之所覩又如何也嗚呼太祖規模遠過漢高祖而群臣無奉春之策豈天數當有靖康之變耶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會南守安歲費而趙趙失守秦漢用度耗於用兵國朝財賦困於養兵會南水溢難距修約河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外百萬之師議出許穎轉陳蔡之間至馬鄆得丑可治者二十萬頃秋收耕屯之業變其初用而天子統意向之而任事者破壞其法故功不立

今田養兵之策

宋朝財賦困於養兵已見職官戶部六院四轄諸監司并右方養兵說今日之兵不減於全盛之時者蜀漢荆淮海綿亘數千里皆為邊郡湖廣閩浙崎嶇山谷間皆為內郡非兵無以為守也今日養兵所藉者田稅之入征權之利皆已數倍於盛時不可以有加矣民聚於內郡地狹民稠亦無可墾之田矣邊郡狹狹在在有之棄而弗耕獨不可為屯田地乎祖述積穀雍並吳主屯田尋陽荀羨之東陽晉穆陳慶之之義陽劉義欣宋巨崇祖齊之芍陂鄧艾之壽春羊祜杜祐之襄陽和賈

魏之徐州以圖按之皆在漢南淮右惟雍並在曹滑之間秦半在淮北而已其餘皆今之邊郡也中興以來要約既固議者憚於開邊隙徙邊之民佔佃已久議者憚於起民爭也今也或戰或和犬羊相噬何要約之足恃丙寅北伐流轉者衆何佔佃之可戀乘流轉之初返而以安集為名當時鷓鴣之相持而以防拓為說及是時也行屯田之策省養兵之太費當今之急務也就高為堡以固民心韓重華之法可行也外為游兵以護田作趙充國發騎就草為祖述禁其外之策可用者計夫給畝以地之良薄歲之豐凶為三等當如唐之軍府屯因水之利以之灌溉以之運漕當如鄧艾之導濟河杜預之激湫濱劉義欣之疏芍陂可也國家間暇此虜擾攘不及是時少為根本地忽有小警相顧無策不免腴內郡之膏血補邊方之瘡痍內外俱弊將不知其所止矣何暇為恢復計哉